

<<晦庵书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晦庵书话>>

13位ISBN编号：9787108026408

10位ISBN编号：7108026406

出版时间：2007-7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唐弢

页数：51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晦庵书话>>

前言

1962年北京出版社印行《书话》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言，即这本书中《书话》部分的序，将我写这方面短文的前因后果，冷暖甘苦，从解放前直到解放后，一一作了说明。

这回《晦庵书话》付印，以前的连同旧序在内，一并收入。

关于书话本身，本来可以不必再说什么。

但因书名和作者署名都已改变，为了感谢几位先辈和朋友的关怀，新的掌故又确有一记的价值，少不得再来饶舌几句，作为这一次改版的序文。

我用“晦庵”——这个曾经宋儒朱熹朱老夫子用过的名字，始于1944年。

我还记得，柯灵同志主编《万象》到第四年第六期，也即1944年12月，上海的形势发生变化，刊物预告下一期将要革新的“新年号”，终于没有出版。

半年之后，好像蜜蜂飞钻蜘蛛网似的，又出了1945年的6月号——第四年第七期。

我在这一期里发表了两篇杂文，十二段书话。

杂文是为原来的“新年号”执笔的，写得较早，用的是“韦长”、“怀三”两个笔名；书话则系新作，署上了《帝城十日》用过的“晦庵”两个字。

这个署名留下一点时代的痕迹。

那时柯灵同志虽然尚未被日本宪兵逮捕，我也还没有完全躲避起来，却已化名王晦庵，蛰居在沪西徐家汇一角，连和熟人的来往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晦庵”的署名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

所以，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我的笔名，而是王晦庵先生的略称。

至于以后凡写书话，便署“晦庵”，只是一直沿用下来，习惯成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含义了。

不过很多人却以为这是阿英同志的化名，特别是当后来《人民日报》刊登《书话》的时候。

我在这里不能不想起王伯祥先生。

他是一位对文献掌故极有兴趣的前辈，生平收过许多笔记和史料。

每次见面，总要谈到《书话》，还介绍一些刊物向我约稿；不知他从哪里听来晦庵是阿英的传闻，便力为辩说，指出弋同韬，别号晦庵，意义正可相通，不应另攀他人。

我还必须提及侯金镜同志。

196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同侯金镜同志和几个人在北京饭店门前树荫下散步，当着我的面，金镜同志向李希凡同志打听晦庵是谁，说自己原以为是阿英的文章，直到《“怎样研究”丛书》谈到阿英，才觉得作者另有其人。

希凡同志哈哈大笑答：“你猜吧，近在眼前哩。”

”他睁大极度近视的眼睛，恍然大悟地望定我说：“是你呵！”

我每次都把《书话》剪贴在本子上，赶快写下去吧。

”我也还得谈到赵家璧同志。

据《阿英文集》编者吴泰昌同志告诉我，家璧看到目录后提了个意见，说是别的都很齐全，可惜把《书话》给漏掉了。

以上是我此刻能够列举的例子。

站在《书话》作者的立场，我对这三位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且想补说一句：有人以为《书话》是阿英同志的作品，不仅由于阿英写过同类性质的文章，还因为他用过笔名魏如晦，抗战初期在上海办过风雨书屋，取“风雨如晦”的意思，看来人们又把“如晦”和“晦庵”联想在一起，认作一个人、一回事了。

至于这次改书名为《晦庵书话》，作者也直署本名，并非王麻子、张小泉似的，要挂出招牌，表示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倒是根据几位朋友的意见，将全书内容变动一下，稍加扩大，收入其他几个部分，因而有必要另取书名，以便和已经出版的《书话》区别开来。

变动的内容大致是这样：《书话》初版40篇，其中第二篇为《科学小说》，谈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两部作品。

到再版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对凡尔纳突然提出责难，曾经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

<<晦庵书话>>

》都无法重印，《书话》也遭池鱼之殃，我应出版社之请，另用《闲话 呐喊 》替下《科学小说》，仍凑足40篇之数。

现在气氛早已改变，决定两篇同时收入。

在这《书话》部分的最后，又附录了难明（周遐寿）、丁守和、方行（鹤亭）和我关于编印李大钊遗著的通信和文章，全部书影也重新调整、补充和铸版，使这一部分比原来的《书话》丰富一些。

除原来的《书话》外，本书又收录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等四个部分。

前三个部分是全国解放前为书报杂志包括《万象》在内而写的书话。

那时的情形是：随手买到一本，随笔写上几句，兴之所至，根本谈不到什么预计和规划。

因此有的作家一谈再谈，有的作家没有提及——这一点并不代表我的主观的好恶，正如将诗集和译本另立专栏——《诗海一勺》和《译书过眼录》，而把其余的称之为《读余书杂》，这三个部分并不代表我所涉猎的全部的书籍一样。

这些只是我看过和谈及的极小的部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大也都加上了书影。

《书城八记》写于1965年，那时我第一次心肌梗塞稍稍恢复，第二次心肌梗塞尚未发生，带病执笔，聊以自遣，曾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上陆续刊载，谈的是买书、藏书、借书、校书、刻书的掌故。

此后两三年中，我的线装书籍遭受损失，荡焉无存，转借又极不易，虽然八篇短文留了下来，应当插入的书影，却只好付诸阙如了。

现在，书话和书话一类的文字多了起来，这是好现象。

至于写法，乐水乐山，见仁见智，本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但我觉得，争鸣和齐放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在整个过程中，关键在于使某一形式的特点更鲜明，更突出，更成熟，使特点本身从枯燥、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活泼和多样，而不是要冲淡它，调和它，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落得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

我想从写作《书话》的经历中谈一谈个人的感想。

记得《书话》在《文汇报》副刊《文化街》发表的时候，有一次在开明书店遇见叶圣陶先生，他说：“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

从现在收录的《子夜 翻印版》、《饶了她》、《玉君》、《再记 玉君》、《月夜志异》等篇看来，我的确谈了不少版本的异同和优劣。

但是，这并非出于我个人对版本的兴趣，而是透露了一个事实：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

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

后来，当我谈到朱自清、刘半农、梁遇春的散文的时候，赵景深先生竭力支持我，曾经为我找寻材料，提供书籍，他说：“其实《书话》本身，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

他指的是我较早写的片断，三言两语，一百几十个字。

有的人认为写得太短，而他，还有周遐寿先生，都曾写信给我，对那些短文表示好感。

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本来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

我个人认为：文章长短，不拘一格，应视内容而定；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因此，正如我在《书话》旧序里说的，我也曾努力尝试，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文章独立的散文。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

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而当一位我所尊重的老朋友，对我说我在《科学小说》里谈到儒勒·凡尔纳的故事漏掉了许多材料的时候，我的吃惊，我的发呆，我的失声而叫，也就可想而知了。

<<晦庵书话>>

内容概要

《晦庵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一般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晦庵书话>>

作者简介

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

现代散文学家、文史研究家。

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创作，以散文、杂文为主。

40年代创办《周报》，主编过《文汇报》副刊《笔会》。

出版杂文集、散文集、评论集二十余种。

40年代以来，以“晦庵”为笔名撰写“书话”，用序跋式散文形式，钩稽现代文学、文化、出版工作的大量史料。

<<晦庵书话>>

书籍目录

序书话 序 《守常全集》 《或外小说人》 科学小说 闲话《呐喊》 半农杂文 撒碎了的《旧梦》 《童心》 朱自清 走向坚实 乡土文学 革命者！
革命者！
诗人朱湘 两本散文 并肩作战 “怎样研究”丛书 《世界文化》第二期 翻版书 《子夜》翻印版 且说《春蚕》 再谈翻版书 “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革命的感情 郑振铎与《新社会》 《人道》 “取缔新思想” 关于禁书 关于禁书之二 关于禁书之三 书刊的伪装 “奉令停刊” 别开生面的斗争 若有其事的声明 在国外出版的书 《饶了她》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书城八记

章节摘录

插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